

第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

瀛苑副刊

去年夏天，我在我的龜爸爸的床頭櫃找到一盒保險套，其實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看看家裡還有沒有錢，那老師核對保險而體，天訓在人幾歲？不都導簡歲？那眉才什露煙覺得逐個社運的朋友，，反過能主直這方面倒是不遺餘力。老師有一個專搞社運的設計，，不曾經那賤人才被逐出校門？不都導簡歲？那眉才什露煙覺得逐個社運的朋友，，反過能主直四、反廢公娼都有他的足跡。他還是個室內設計師，聊過沒聽說他有什麼名作就是。我跟他還算熟，他高中生，他媽的竟然摸人家大腿！」我說：「有什麼露煙覺得逐個社運的朋友，，反過能主直任辦公室門口瞄到主任吃值班女學生豆腐，，「人家是娘子養的，」他刁了根煙續道：「人家是當官的！」「那為什麼阿堯和健哥就被逐出校門？」「你說阿堯和那個健教代課老師？廢話！他們是同性戀！你認為曝光後會有好下場嗎？大哥啊，你真的是搞社運的嗎？這麼單純。」

你怎麼會犯這種錯誤呢？你這樣做，跟那些我對你說過的故事中的人物有什麼兩樣？你實在太讓我心寒了。如果人老的老女人，同說，忘了故事內容，我現在再對你說一遍。雲南有個後來他的方人才要立下一個條件，就是每年和她做愛至少三百天。由於她聽身邊以說，嚴重的嗜乳症，他沒有老婆的乳房就活不下去，竟然把他的方人才要立下一個條件，就是每年和她做愛至少三百天。由於她聽身邊以說，不堪其擾，決定跟他離婚，沒想到那個男人即將履行下列條件，竟在結婚證書上要求男方婚後必須履行下列條件，竟簽字：每年和她做愛至少三百天。由於她聽身邊以說，男人是天天都可以的，她害怕自己嫁錯人，所以要立下這個條件，免得將來在別人面前抬不起頭來。再說一個，台中有一個大學生因為害怕男同學之間會「比大小」，竟

然不敢上游泳課，也不敢上成功嶺。最後再說一個人，你為了愛聽了嗎？我偏要說，台灣那些年事已高的人，為了一重振雄風，到醫院大排長龍，就為了能夠重新「站」起來，可是他們究竟有沒有認真考慮過伴侶的感受？你說，這些都是誰的錯？你無言以對吧？你真是讓我太傷心了。

阿堯告訴我，自從他被健哥摸了以後，潛藏在他心中多長啦的騷動情慾便好似開閘的洪水般傾瀉而出。「不怕長大的是？」我糗他。阿堯於是對我做了表白。他告訴我在他小時候，就已經隱約覺得自己對男孩的興趣高於女孩，但常常夢到一個畫面，畫面中，天和地是平行的，在天地的是兩根交叉的巨大光滑的赤紅鐵柱，鐵柱汨汨流淌著濃稠的白色液體，而每當他想伸手撫摸這兩根鐵柱時，一種慾望便從他的脊椎末端直竄腦門……。他醒了，發現自己滿身大汗。阿堯始終在這種恐懼中度日，他不敢告訴任何人，而我是頭一個。當阿堯和健哥在教職員宿舍的「姦情」曝光後，雙雙被火速處理——

校長室公告

校字第一一九號

查本校教師李天健，因與學生許敬堯合力做出傷風敗俗之事，經本校校務會議乙次裁決後，因有鑑於本校一向優良的傳統，高風亮節、清廉自守；赤膽忠心、可比明月，故而公認兩人行為不檢，有害國家善良風俗。為確保本校之清白與榮譽，特將兩人驅逐出境，並特此公告申明本校與李許二人，劃清界線。

校長胡說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一日

Barry晚上是Bar的女王，白天是某知名立委的特別助理，那位知名立委一副就是站著毛坑不拉屎的模樣，Barry成天跟著他應酬，提皮箱、整理文件，打電話——打電話也多半是幫他安排飯局、酒局、牌局和性局。我們給他起了個封號叫「世界宇宙無敵超級老賤豬」，簡稱「老賤豬」。老賤豬在編列預算時總是像豬搶食般義無反顧，他總是將預算放在跟錢有關或者其他他感興趣之處，在都市空間與廁所的規劃和設計上，老賤豬和他的同事們對女性和同志往往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。Barry原本在另一個專門負責教育的單位工作，當看到國中高中的課本還是落後得可怕時——尤其沒有充足的性教育，天啊！沒有性怎麼行呢？Barry說他是個沒有性會死的人，Barry於是決定離開這個令人窒息的環境。沒想到他再度識人不清，又誤上另一條賊船，已經換過七八個工作的Barry有一句名言是這樣的：「早知道就不要讀什麼政治，讀政治還不如去賣蚵仔麵線咧！」（中）